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
第九回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嗔頑童茗煙鬧書房

話說秦邦業父子專候賈家人來送上學之信。原來寶玉急於要和秦鐘相遇，遂擇了後日，一定上學，打發人送了信。到了這天，寶玉起來時，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收拾停妥，坐在床沿上發悶。見寶玉起來，只得伏侍他梳洗。寶玉見他悶悶的，問道：「好姐姐，你怎麼又不喜歡了？難道怕我上學去，摺的你們清冷了不成？」襲人笑道：「這是那裡的話！念書是很好的事，不然就潦倒一輩子了，終久怎麼樣呢？但只一件：只是念書的時候兒想著書，不念的時候兒想著家，總別和他們玩鬧，碰見老爺不是玩的。雖說是奮志要強，那工課寧可少些；一則貪多嚼不爛，二則身子也要保重。這就是我的意思，你好歹體諒些。」襲人說一句，寶玉答應一句。襲人又道：「大毛兒衣服，我也包好了交給小子們去了。學裡冷，好歹想著添換，比不得家裡有人照顧。腳爐、手爐，也交出去了，你可逼著他們給你籠上。那一起懶賊，你不說，他們樂得不動，白凍壞了你。」寶玉道：「你放心，我自己都會調停的。你們也可別悶死在這屋裡，常和林妹妹一處玩玩兒去纔好。」說著，俱已穿戴齊備。襲人催他去見賈母、賈政、王夫人。寶玉又囑咐了晴雯、麝月幾句，方出來見賈母，賈母也不免有幾句囑咐的話。然後去見王夫人，又出來到書房中見賈政。

這日，賈政正在書房中和清客相公們說閒話兒，忽見寶玉進來請安，回說上學去。賈政冷笑道：「你要再提『上學』兩個字，連我也羞死了！依我的話，你竟玩你的去是正經。看仔細站腌臢了我這個地，靠腌臢了我這個門！」眾清客都起身笑道：「老世翁何必如此？今日世兄一去，二三年就可顯身成名的，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了。——一天也將飯時了，世兄竟快請罷。」說著，便有兩個年老的攜了寶玉出去。

賈政因問：「跟寶玉的是誰？」只聽見外面答應了一聲，早進來三四個大漢打千兒請安。賈政看時，是寶玉奶媽的兒子，名喚李貴的。因向他道：「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，他到底念了些什麼書？倒念了些流言混話在肚子裡，學了些精緻的淘氣！等我閒一閒，先揭了你的皮，再和那不成長進的東西算賬！」嚇的李貴忙雙膝跪下，摘了帽子碰頭，連連答應「是」，又回說：「哥兒已經念到第三本《詩經》，什麼『攸攸鹿鳴，荷葉浮萍』。小的不敢撒謊。」說的滿座鬨然大笑起來。賈政也掌不住笑了，因說道：「那怕再念三本《詩經》，也是『掩耳盜鈴』，哄人而已。你去請學裡太爺的安，就說我說的：什麼《詩經》、古文，一概不用虛應故事；只是先把《四書》一齊講明背熟，是最要緊的。」李貴忙答應「是」，見賈政無話，方起來退出去。

此時寶玉獨站在院外，屏聲靜候，等他們出來同走。李貴等一面揮衣裳，一面說道：「哥兒可聽見了？先要揭我們的皮呢！人家的奴才，跟主子賺些個體面。我們這些奴才，白陪著挨打受罵的。從此也可憐見些纔好！」寶玉笑道：「好哥哥，你別委屈，我明兒請你。」李貴道：「小祖宗，誰敢望請？只求聽一兩句話就有了。」說著，又至賈母這邊。秦鐘早已來了，賈母正和他說話兒呢。於是二人見過，辭了賈母。寶玉忽想起未辭黛玉，又忙至黛玉房中來作辭。彼時黛玉在窗下對鏡理粧，聽寶玉說上學去，因笑道：「好，這一去可是要『蟾宮折桂』了。我不能送你。」寶玉道：「好妹妹，等我下學再吃晚飯；那胭脂膏子也等我來再製。」嘮叨了半日，方抽身去了。黛玉忙又叫住，問道：「你怎麼不去辭你寶姐姐來呢？」寶玉笑而不答，一徑同秦鐘上學去了。

原來這義學也離家不遠，原係當日始祖所立，恐族中子弟有力不能延師者，即入此中讀書，凡族中為官者，皆有幫助銀兩，以為學中膏火之費。舉年高有德之人為塾師。

如今秦寶二人來了，一一的都互相拜見過，讀起書來。自此後，二人同來同往，同起同坐，愈加親密。兼賈母愛惜，也常留下秦鐘，一住三五天，和自己重孫一般看待。因見秦鐘家中不甚寬裕，又助些衣服等物。不上一兩月工夫，秦鐘在榮府裡便慣熟了。寶玉終是個不能安分守理的人，一味的隨心所欲。因此，發了癖性，又向秦鐘悄說：「俺們兩個人，一樣的年紀，況又同窗，以後不必論叔姪，只論弟兄朋友就是了。」先是秦鐘不敢，寶玉不從，只叫他兄弟，叫他表字鯨鯨，秦鐘也只得混著亂叫起來。

原來這學中雖都是本族子弟與些親戚家的子姪，俗語說的好，「一龍九種，種種各別」，未免人多了，就有龍蛇混雜，下流人物在內。自秦寶二人來了，都生的花朵兒一般的模樣；又見秦鐘靦腆溫柔，未語先紅，怯怯羞羞，有女兒之風；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，賠身下氣，性情體貼，話語纏綿；因他二人又這般親厚，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嫌疑之念，背地裡你言我語，詬誶謠語，佈滿書房內外。

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，便知有一家學，學中廣有青年子弟。偶動了「龍陽」之興，因此，也假說來上學，不過是三日打魚，兩日曬網，白送些束修禮物與賈代儒，卻不曾有一點兒進益，只圖結交些契弟。誰想這學內的小學生，圖了薛蟠的銀錢穿吃，被他哄上手了，也不消多記。又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，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，亦未考真姓名，只因生得斌媚風流，滿學中都送了兩個外號：一個叫香憐，一個叫玉愛。別人雖都有羨慕之意，「不利於孺子」之心，只是懼怕薛蟠的威勢，不敢來沾惹。如今秦寶二人一來了，見了他兩個，也不免纏纏羨愛，亦知係薛蟠相知，未敢輕舉妄動。香玉二人心中一般的留情於秦寶。因此，四人心中雖有情意，只未發出。每日一入學中，四處各坐，卻八日勾留，或設言託意，或詠桑寓柳，遙以心照，卻外面自為避人眼目。不料偏又有幾個滑賊，看出形景來，都背後擠眉弄眼，或咳嗽揚聲。——這也非止一日。

可巧這日代儒有事回家，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，令學生對了，明日再來上書；將學中之事又命長孫賈瑞管理。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上學應卯了，因此，秦鐘趁此和香憐弄眉擠眼，二人假出小恭，走至後院說話。秦鐘先問他：「家裡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？」一語未了，只聽見背後咳嗽了一聲。二人嚇的忙回顧時，原來是窗友名金榮的。香憐本有些性急，便羞怒相激，問他道：「你咳嗽什麼？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？」金榮笑道：「許你們說話，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？我只問你們，有話不分明說，許你們這樣鬼鬼祟祟的幹什麼故事？我可也拿住了！還賴什麼？先讓我抽個頭兒，俺們一聲兒不言語；不然，大家就翻起來！」秦香二人就急得飛紅的臉，便問道：「你拿住什麼了？」金榮笑道：「我現拿住了是真的！」說著，又拍著手笑嚷道：「貼的好燒餅！你們都不買一個吃去？」秦鐘香憐二人又氣又急，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，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。

原來這賈瑞最是個圖便宜沒行止的人，每在學中，以公報私，勒索子弟們請他。後又助著薛蟠，圖些銀錢酒肉，一任薛蟠橫行霸道，他不但去管約，反「助紂為虐」，討好兒。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，今日愛東，明日愛西，近來有了新朋友，把香玉二人丟開一邊。就連金榮，也是當日的好友，自有了香玉二人，便見棄了金榮。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，故賈瑞也無了提攜幫襯之人，不怨薛蟠得新厭故，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跟前提攜了。因此，賈瑞金榮等一干人，也正嫉妒他兩個。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，賈瑞心中便不自在起來，雖不敢呵叱秦鐘，卻拿著香憐作法，反說他多事，著實搶白了幾句。香憐反討了沒趣，連秦鐘也訕訕的，各歸坐位去了。

金榮越發得了意，搖頭咂嘴的，口內還說許多閒話。玉愛偏又聽見，兩個人隔座咕咕唧唧的角起口來。金榮只一口咬定，說：「方纔明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裡親嘴摸屁股，兩個商議定了，一對一禽，擲草根兒抽長短，誰長誰先幹！」那時只顧得意亂說，卻不防還有別人。誰知早又觸怒了一個人。你道這一個人是誰？原來這人名喚賈薈，亦係寧府中之正派玄孫，父母早亡，從小兒跟著賈珍過活。如今長了六歲，比賈蓉生得還風流俊俏。他兄弟二人最相親厚，常共起居。寧府中人多口雜，那些不得志的奴僕，專能造言誹謗主人，因此不知又有什麼小人詬誶謠語之辭。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好，自己也要避些嫌疑，如今竟分與房舍，命賈薈搬出寧府，自己立門戶過活去了。

這賈薈外相既美，內性又聰敏，雖然應名來上學，亦不過虛掩眼目而已。仍是鬥雞走狗，賞花閱柳為事。上有賈珍溺愛，下有賈蓉匡助，因此，族中人誰敢觸逆於他！他既和賈蓉最好，今見有人欺負秦鐘，如何肯依？如今自己要挺身出來報不平，心中且忖度一番：「金榮賈瑞一干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，我又與薛大叔相好，倘或我一出頭，他們告訴了老薛，我們豈不傷和氣呢？卻要不

管，這謠言說的大家沒趣。如今何不用計制伏，又止息了口聲，又不傷臉面？」想畢，也裝出小恭去，走至後面，悄悄把跟寶玉的書童茗煙叫至身邊，如此這般，調撥他幾句。

這茗煙乃是寶玉第一個得用且又年輕不諳事的，今聽賈蓄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鐘，「連你們的爺寶玉都干連在內，不給他個利害，下次越發狂縱。」這茗煙無故就要欺壓人的，如今得了這信，又有賈蓄助著，便一頭進來找金榮。也不叫「金相公」了，只說：「姓金的！你是什麼東西！」賈蓄遂跺一跺靴子，故意整整衣服、看看日影兒，說：「正時候了。」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。賈瑞不敢止他，只得隨他去了。

這裡茗煙走進來，便一把揪住金榮，問道：「我們爺屁股不爺，管你干和相干？橫豈沒爺你爹罷了！說你是好小子，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！」嚇的滿屋中子弟，都怔怔的癡望。賈瑞忙喝：「茗煙不得撒野！」金榮氣黃了臉，說：「反了！奴才小子都敢如此！我只和你主子說。」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。秦鐘剛轉出身來，聽得腦後颯的一聲，早見一方硯瓦飛來，並不知係何人打來，卻打在賈藍賈茵的座上。

這賈藍賈茵亦係榮府近派的重孫。這賈茵少孤，其母疼愛非常，書房中與賈藍最好，所以二人同座。誰知這賈茵年紀雖小，志氣最大，極是淘氣不怕人的。他在位上，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，飛硯來打茗煙，偏打錯了，落在自己面前，將個磁硯水壺兒打粉碎，濺了一書墨水。賈茵如何依得？便罵：「好囚攬的們！這不都動了手了麼！」罵著，也便抓起硯台來要飛。賈藍是個省事的，忙按著硯台，勸道：「好兄弟，不與俗們相干。」賈茵如何忍得住？見按住硯台，他便兩手抱起書篋子來，照這邊扔去。終是身小力薄，卻扔不到，反扔到寶玉秦鐘案上就落下來了。只聽豁啷一聲，砸在桌上，書本、紙片、筆、硯等物，撒了一桌，又把寶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。

那賈茵即便跳出來，要揪打那飛硯的人。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，地狹人多，那裡經得舞動長板？茗煙早吃了一下，亂嚷「你們還不來動手！」寶玉還有幾個小廝：一名掃紅，一名鋤藥，一名墨雨。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？一齊亂嚷：「小婦養的！動了兵器了！」墨雨遂掇起一根門門，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，蜂擁而上。

賈瑞急得攔一回這個，勸一回那個，誰聽他的話？肆行大亂。眾頑童也有幫著打太平拳助樂的，也有膽小藏過一邊的，也有立在桌上拍著手亂笑喝著聲兒叫打的，登時鼎沸起來。

外邊幾個大僕人李貴等，聽見裡邊作反起來，忙都進來，一齊喝住，問是何故。眾聲不一，這一個如此說，那一個又如彼說。李貴且喝罵了茗煙等四個一頓，攆了出去。秦鐘的頭早撞在金榮的板上，打去一層油皮。寶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揉，見喝住了眾人，便命李貴：「收書！拉馬來，我去回太爺去！我們被人欺負了，不敢說別的，守禮來告訴瑞大爺，瑞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，聽著人家罵我們，還調唆人家打我們。茗煙見人欺負我，他豈有不為我的？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煙，連秦鐘的頭也打破了。還在這裡念書麼？」李貴勸道：「哥兒不要性急。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，這會子為這點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，倒顯的俗們沒禮似的。依我的主意，那裡的事情，那裡了結，何必驚動他老人家？——這都是瑞大爺的不是。太爺不在家裡，你老人家就是這學裡的頭腦了，眾人看你行事。眾人有了不是，該打的打，該罰的罰，如何等鬧到這步田地還不管呢？」賈瑞道：「我吆喝著都不聽。」李貴道：「不怕你老人家惱我，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是，所以這些兄弟不聽。就鬧到太爺跟前，連你老人家也脫不了的。還不快作主意撕攆開了罷！」寶玉道：「撕攆什麼？我必要回去的！」秦鐘哭道：「有金榮在這裡，我是要回去的了！」寶玉道：「這是為什麼？難道別人家來得，俗們倒來不得的？我必回明白眾人，攆了金榮去！」又問李貴：「這金榮是那一房的親戚？」李貴想一想道：「也不用問了。若說起那一房親戚，更傷了兄弟們的和氣了。」

茗煙在窗外道：「他是東府裡璜大奶奶的姪兒，什麼硬掙仗腰子的，也來嚇我們！璜大奶奶是他姑媽。——你那姑媽只會打旋磨兒，給我們璜二奶奶跪著借當頭，我眼裡就看不起他那樣的主子奶奶！」李貴忙喝道：「偏這小狗養的，知道有這些蛆嚼！」寶玉冷笑道：「我只當是誰親戚，原來是璜嫂子的姪兒！我就去向他問問！」說著便要走，叫茗煙進來包書。茗煙進來包書，又得意洋洋的道：「爺也不用自己去見他，等我去找他，就說老太太有話問他呢，僱上一輛車子，拉進去，當著老太太問他，豈不省事？」李貴忙喝道：「你要死啊！仔細回去我好不好先撻了你，然後回老爺太太，就說寶哥兒全是你調唆！我這裡好容易勸哄的好了一半，你又來生了新法兒。你鬧了學堂，不說變個法兒壓息了纔是，還往火裡奔！」茗煙聽了，方不敢做聲。

此時賈瑞也生恐鬧不清，自己也不乾淨，只得委曲著來央告秦鐘，又央告寶玉。先是他二人不肯，後來寶玉說：「不回去也罷了，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。」金榮先是不肯，後來經不得賈瑞也來逼他權賠個不是，李貴等只得好勸金榮說：「原來是你起的頭兒，你不這樣，怎麼了局呢？」金榮強不過，只得與秦鐘作了個揖。寶玉還不依，定要磕頭。賈瑞只要暫息此事，又悄悄的勸金榮說：「俗語說的：『忍得一時忿，終身無惱悶』。」

未知金榮從也不從，下回分解。